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集

金鼎兽

王跃文 肖仁福 杨少衡等著

官場小說

——透视官场，欢场，名利场——

官场心态 欲望 豪情 得意 恐惧

官场手段 皮厚 手黑 心狠 足稳

官场规矩 虚伪 欺诈 逢迎 倾轧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集

金鼎鱼

王跃文 肖仁福 杨少衡等著

水月說場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鼎兽/王跃文,肖仁福,杨少衡等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08-1033-9

I. 金… II. ①王… ②肖… ③杨 III.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 IV. K23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49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鑫鑫科达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8-1033-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官 帽	肖仁福	001
常务副县长	史生荣	031
官场二人传	廉世广	065
俄罗斯套娃	杨少衡	081
唇 齿	丁邦文	118
一路飙升	李春平	146
蜗 牛	王跃文	178
生态场	李玉娇	206
聊吧随录	柳 岸	236
黄昏里的“双规”	老 藤	282
红 酒	南飞雁	307
一针不见血	周建新	346

官帽

肖仁福

—

楚南市分管计生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周时势，昨天就给方宏达透露了一个口风，方宏达副转正的材料已在组织部部务会上获得通过并报到了常委，今天下午的常委会主要研究人事，开完会他就会把结果告诉方宏达。

上了市计生委三楼，正要进自己的办公室，斜对面另一间副主任办公室的门开了，只见张思仁夹了个公文包，拉着门把，低头从里面退了出来。在副主任中，张思仁的名字一直排在方宏达的后面。看到方宏达，他满脸堆笑地说，方主任你回来啦？方宏达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忽然想起一事，就说，杨青玉跟我说了几次了，他们科里已将全市各县乡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情况统计好了，想早点到委务会上过一下，把名次排出来，这两天如果有空我们碰个头吧。

杨青玉是计划统计科科长。计划统计科负责全市计生工作规划和各部门各县乡计生工作情况的汇总统计，根据他们汇总统计的指数排出的名次，直接标志着各县乡计生工作的好坏和县乡主要领导政绩的优劣。由于计划统计科的工作在委里举足轻重，计划统计科按惯例一直归一把手亲自分管。去年市政府领导班子微调，市计生委主任升任市政府秘书长，由方宏达这个二把手主持计生委全面工作，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计划统计科工作。

张思仁连忙说，办公大楼的基建暂告一个段落，这几天我也还有些空，方主任你说声什么时候碰头，我招之即来。

进得办公室，倒杯热茶饮上一口，方宏达便斜斜地躺进了办公桌前的高背大沙发里。方宏达主持委里全面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当然想在自己主持工作期间楚南市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出至少也要少出问题，所以像刚才说的统计排名的事他必需得用心才是。方宏达不会忘记年初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期间市委书记郭东南给他的鼓励。楚南市因为上年计生工作成绩突出，那次会议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拿了红旗，得了二十多万元奖金，郭东南上台从省委书记手上接过红旗时，感到很有面子，下台后就在方宏达肩上拍了两下，然后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道，宏达啊，你主持计生委工作期间，干得的确不错，组织上是会记得你的。方宏达想，现在到了研究人事的关键时刻，郭书记该不会忘了自己的话吧？

方宏达在县里工作时，周时势任县委书记，周很赏识他，后周时势升任市委

副书记，分管计生工作，就建议常委将方宏达调任市计生委副主任，想等时机成熟后让他接任主任位置。后来计生委几番人事变动，主任副主任或调离或升迁，方宏达的排名慢慢挪到了前边，去年主任升任市政府秘书长后，方宏达这个第一副主任就顺理成章主持了计生委全面工作。一则方宏达运气不错，外加他工作也努力，一主持工作就得了全省红旗，赢得了郭东南的信任，又有周时势在后面撑着，这次扶正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么浮想着，方宏达不免暗自兴奋起来。他瞧了瞧窗外不远处计生委那座由张思仁主管负责建设了三年多才封顶的办公楼，又喝了一口已经变温的茶水，伸手在有些发热的两腮上搓了搓，好像要平抑一下内心的激动似的。最后方宏达的眼光落回到眼前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张深赭色的红木老板桌，宽阔的桌面上一尘不染，一只白色电话机静静地卧着，像乖乖的期待着主人的青睐和爱抚的小猫。方宏达不觉生出一份焦虑，心想这只电话怎么哑巴一样还不响起来呢？他甚至把话筒拿到耳边听了听，信号清楚得很，这才放心地把话筒又放了回去。

过一阵，方宏达又不安起来，担心周时势忘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可还有手机号码呀，他总不会把两个号码一齐忘掉吧？方宏达又从腰上把手机拿出来检查了一下，这才放心。有了双保险就误不了事。

仿佛又过去了一个世纪，电话才突然响了起来。这一下方宏达相反不急了，目光停在震响着的电话机上，好一会没伸出手去。他曾列席过几次有计划生育工作议题的常委会，每次都要超时，今天的常委会大概也不会散得太早。

不想还偏偏就是周时势打来的。周时势说，方宏达吧？我就估计你还没下班。方宏达赶紧说，周书记研究得怎么样了？周时势说，咳，每次常委会议题都排得满满的，尤其是牵涉到人事，大家意见不好统一，拖时间更长，研究了一下午还没研究到你的头上呢。方宏达的一口气就堵在胸前，忙问那我的事怎么办？周时势说，晚上八点还要继续开会。方宏达没法掩饰内心的急切，说，那晚上我再听你的消息。周时势答应晚上开完会后给他家打电话。

平时在家，哪怕电话机响得散了架，方宏达也难得去拿电话，可今天晚上电话铃一响，他就仿佛猫突然发现了老鼠一样猛地蹦过去，把话筒牢牢抓在手上。周时势当然不可能这么早就打电话来，都是侯玉秀单位同事打来的，找她说些单位的烂事。方宏达就有些烦，后来正在读高一的儿子打电话问同学题目，由于多说了几句，方宏达也在一边大发雷霆，吓得儿子舌头伸得老长。侯玉秀心疼儿子，咬着牙骂道，你看你急的，一副官迷嘴脸！九点都还没到，人家的常委会才开始，就怕你那狗屁主任当不上了？

侯玉秀的话音还没落地，有人敲响了房门。方宏达心里不高兴，今晚到底是出了什么鬼？不是电话乱响，就是有人敲门。走过去趴在猫眼上瞄了一会，认出

是河口县的计生委邓主任，这才把门打开。邓主任后面还躲着他手下的计划统计股袁股长，手上提着两只麻袋。

袁股长将麻袋弄进厨房，给跟进去的侯玉秀交代，一只麻袋里是四只土鸡，得把鸡扯出来，不然会捂死，这鸡是乡下老百姓喂的吃野食长大的，没吃过一粒激素；另一只麻袋里也是从乡下收集来的干笋和腊肉，叫做绿色食品，城里没有的。方宏达不去管厨房里的事，陪邓主任说话。方宏达当然知道邓主任的来意。前不久全市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检查，河口县好几项指标都没达标，县委县政府急得不得了，当着方宏达带的检查组的面狠狠批评了县计生委邓主任一通，当时方宏达就知道邓主任迟早会来说情的。

邓主任夜晚来访还有一层意思，看来今年河口县是没资格进入红旗单位了，但方主任也要考虑河口县的特殊困难，至少先进单位还是给搞一个吧？每年召开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大会，全市各县乡主要领导都来参加，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给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和乡镇领导颁奖。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能得红旗当然很荣耀，得不到红旗能做先进也高兴，如果什么也得不到，就等于惩罚了，县领导的脸上便很不光彩，那他邓主任也就惨了，一年算是白辛苦了。

方宏达心里挂着周时势的电话，不愿跟邓主任久磨，强调了几句客观困难后，就答应尽量争取将河口县往先进这一档上靠。见方宏达松了口气，邓主任的目的就达到了，于是喊上袁股长出了门。他们走后，方宏达一眼瞥见邓主任坐过的沙发上放着一个信封，心里无声地说，这个邓主任，事情做得真老到。

又过了一阵，已经快十一点了。方宏达心想这个常委会至少还得开上个把小时，他实在没法再这么熬下去，就揣上手机出了家门。楼下有摆出租摩托的，三分钟飙到了市委大院。抬头一望，三楼的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知道常委会开得正热烈。方宏达心想，说不准此时就在研究自己的事呢。头上的副字带了多年了，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政绩有政绩，主持计生委工作期间事事不在人后，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常委们心中个个都很清楚，那么今晚去掉副字，修成正果应该不在话下。可方宏达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他在官场混得久了，知道如今的官帽一定要戴到了头上才算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这么一想，方宏达全身都收紧了，在身上摸摸，掏出一包烟来点上一支。边抽烟边在地上徘徊起来，巴不得三楼的常委会快点结束，他也好早知结果，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去。这时方宏达瞄见了正在远处巡视的保安，忙将烟头掐了，向旁边塔松的树影下走去。近一段时间市委大院里有好几位妇女的耳环和项链被抢，搞得大院里的干部群众心惊胆战，意见提到了郭东南那里，说连市委大院都没有了一个安全的角落，共产党还怎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郭东南于是责令市委办立即到保安公司请来十多个保安队员，昼夜巡逻，决不让劫案再度发生。

方宏达怕保安不认识他引起误解，准备一旦问起来就说钻进去撒泡尿。在这里撒尿不影响社会治安吧？

谁知到了树下，还真的有了尿意，原来今晚一心牵挂着常委会，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想起松裤头了，于是飞流直下，一泻千里。痛痛快快地撒完，又摇头摆尾连打两个尿颤，这才缓过劲来。再回首，三楼常委会灯光已熄，接着大楼门口就有了人影。方宏达躲在塔松底下，鼓着双眼紧紧盯着那道大门，那样子就像电影里的侦察兵。最先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书记郭东南，接着是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向前，分管党群的第二书记钟守春，管意识形态和计生工作的第二书记周时势，以下便是纪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等，跟常委排名的先后次序完全相符，仿佛他们是走向万人大会的主席台，而不是面对空无一人的茫茫夜色。方宏达知道领导们这么依次往外走时，并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有秘书在一旁引导，而是因为他们各种场合都遵循着这个秩序，习惯成为自然，每个人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受到了这个秩序的规范。

方宏达当然不好直接冲过去拦截周时势，掏出手机拨了他的电话。周时势停下来接电话。方宏达说，是我，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周时势抬了头茫然四顾，却什么也没发现。方宏达见别的领导已经走了过去，才钻出来轻声喊道，周书记我在这里呢。周时势忙走过来，把他重新推到塔松下面，压低声音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定了张思仁。

方宏达眼前一花，差点就缩到了地上。周时势在他背上扶了一把，摇摇头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本来都是说好了的。又说，具体情况几句话也没法说清，以后我再跟你说吧。

二

张思仁的任命很快就行了文。

在组织部下来宣布张思仁任命文件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方宏达的处境有些不尴不尬。表面上他还主持着计生委的全面工作，实际上大家都已知道他这个主持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在计生委广大干部职工的想象里，方宏达转正做主任应该是坛子里摸乌龟，手到便拿的事，谁知竟被张思仁捷足先登，大家就有些愕然。也是为了表示对方宏达的同情，或是不使他感到过于冷落，有些科长还照常到他办公室去请示工作。这更让方宏达左右不是人，表态嘛，他的话已经不起作用，不表态嘛，又显得他太没出息。

后来连张思仁也进了方宏达办公室。方宏达身上就更像爬了条毛毛虫似的有些不舒服。但不舒服归不舒服，屁股还是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弯着腰给张思仁让

座。人也是怪，过去两人虽然都是副主任，但方宏达名字排前，后来又主持了工作，在张思仁面前不知不觉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他的心态却完全变了个样，尽管张思仁的任命还没正式传达下来。张思仁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用请示的口气说，方主任，基建老板又来催基建款了，今天如果没有别的安排，我准备上审计局去一趟，看看办公大楼主体工程的审计结论出来没有。过去张思仁用这种口气跟方宏达说话，方宏达也没觉得什么，今天他却感到很别扭，赶紧说，没事没事，你忙吧。

方宏达这么别扭了几天，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早生坐着小车到了计生委，在全委干部职工大会上，中气十足地宣布了张思仁的任命文件。会后他又召集几个党组成员统一了一下思想，大家的党性原则当然都很强，特别是方宏达的姿态尤其高，听得吴副部长频频点头。

吴早生是组织部多年的常务副部长了。这个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很特殊。组织部长都是易地为官，一般干个三到五年就会升迁，只有这个常务副部长是个地头蛇，在组织部里常务着不走。因此县区和市直各单位主要官员的情况，常务副部长往往比部长清楚得多，谁想那个好窝，谁想有所进步，常务副部长的意见举足轻重，组织部长党群副书记和市委书记三个人都会慎重考虑，也就是说常务副部长是组织部实际的当家人。何况，据说吴早生还是市委书记郭东南和管党群的副书记钟守春的亲信。因此楚南市的干部对他都是敬畏三分。

吴早生走后，党组成员又留下来分了一下工。张思仁提出让方宏达继续主管计划统计工作，方宏达知道张思仁这是给他一个台阶好下，便很自觉地说，计划统计工作向来就是一把手直管，我怎么还好意思分管呢？张思仁就采纳了方宏达的意见，自己直管计划统计工作，而把过去自己管的法规监督工作移交给了方宏达。又在第二天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宣布，然后几个党组成员和新分管的科室负责人做了衔接，计生委的工作格局就这样定了下来。

卸掉了头上这个工作主持人的头衔，虽然不免失意，但方宏达却顿时感到轻松起来。他在心里安慰自己道，少管事少操心，清闲也是福啊。自然也没了过去的积极性，工作上只应付应付，无所用心。权轻了，办公室也比以前安静多了，用一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旧话来形容不无恰当。一个人在办公室呆久了，不免无聊，方宏达就想到别的科室去走走。

不觉得就到了计划统计科的门口，猛然想起自己已经不再分管计划统计工作了，就要往后面缩，正拿着铅笔在一堆表格上划着什么的杨青玉叫住了他。杨青玉三十三四岁的样子，工作能力不错，计划统计科多年的副科长，资历也算老的了。方宏达主持市委工作时，计划统计科长提拔到下面县里做了副县长，党组确定科长人选时，方宏达提出由杨青玉来做科长，并顶住了不同意见，杨青玉才终

于扶了正。

杨青玉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方宏达自嘲地说，也是习惯成自然，过去往你这里走得多了，不自觉就到了你门口。杨青玉说，这说明你对计划统计工作有感情嘛。方宏达就笑道，对计划统计工作有感情是应该的，只要不对杨科长有感情就得了。杨青玉的脸就红了一下，半嗔道，好哇，过去你分管计划统计科时成天板着脸孔，现在则反过来老没正经了。方宏达说，是呀，过去对工作也好对你们科里的同志也好，的确是太认真了点，现在想来，那又何必呢？好啦，现在不管你们哪，大家可以随便些了。杨青玉说，你现在尽管不分管我们了，但工作上你还是要多指导指导。方宏达说，你们有一把手亲自指导，还轮得到我吗？杨青玉说，你还别说，我正在给各县排名，前面的好排，到了后面几名，一时还真不知该排哪些县为好，方主任你既然在这里，还真的要你给我出点主意。说着就要去拿表格。方宏达知道给县里排名是最麻烦的事，容易得罪人，过去没法回避，现在不分管了，谁头上没虱子还抓个虱子放上去？忙拔腿逃出了计划统计科。

工作没以前那么紧了，方宏达上起班来就有些松松垮垮的。这天他在去委里的路上碰上了两个熟人，多聊了会，赶到计生委时已经快十点了。就见办公楼过道旁堆着一床被子，一男一女蹲在被子前，见了方宏达，那男的咋咋一声跪在他面前，大声哭喊道，方主任您要为我做主啊，我冤枉啊！方宏达皱了皱眉，没好气地说，宁建军你又来闹，谁冤枉你了？

宁建军原是市建设局的一名副科长，头胎是女儿，两年前在手续全无的情况下强行生下二胎，市纪委给了他双开，即开除干职和公职，并让计生委安排人给他下岗在家的老婆做了结扎手续。二胎是个儿子，宁建军觉得双开和结扎老婆没什么不值得的。偏偏老婆的结扎手术出了问题，伤口流脓，补做了几次引流手术，将伤口掏了个无法长拢的酒杯大的洞，也没能把脓止住。宁建军就三天两头地带着老婆找市纪委和计生委，方宏达也不知这是第几次接待他们了。

方宏达掉头进了办公室。宁建军就赶忙站起身，跟了进来。方宏达虽然对宁建军有些厌烦，却也同情他的处境，就说，宁建军，计生委对你老婆也算仁至义尽了，她住院做手术没要你出一分钱，还给了些营养补助，你还说冤枉，你要我们再怎么样？不想这回宁建军只字不提老婆手术的事，先从左边衣兜里掏出一份申请补办生育二胎准生证的报告，又从右边衣兜里掏出一把关于女儿是病残儿的医院证明材料，一齐放到桌上。方宏达觉得好笑，说，你的事早就有了定论的，这个时候还要补办什么二胎准生证，你不想想这有可能吗？宁建军说，当然有可能，人家当官的可以办二胎准生证，我却不可以办？你们不给我办也行，我连铺盖都搬来了，我和老婆就住在计生委不走了。方宏达说，当官的办二胎准生证的不是没有，我也承认，可人家手续齐全，合理合法。宁建军冷笑道，你敢保证当

官的都合理合法？方宏达说，你说谁不合理合法？宁建军说，吴早生。

吴早生的老婆是宁建军过去所在的市建设局的一名科长，十几年前她就给吴早生生下一个女儿，原来也没听说这个女儿有什么毛病，等到前年她考上大学后，吴早生夫妇突然宣布说女儿得了一样除了医生别人都说不能来的怪病，据说这样的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吴早生和老婆在省人民医院开了证明，到计生委来批了二胎指标，生下一个儿子。对此，建设局已有不少人给市纪委和计生委写过举报信，纪委还责成计生委复查过吴早生二胎指标的手续。吴早生这二胎指标是张思仁做计划统计科长时和副科长杨青玉他们办的手续，后来张思仁提了副主任，又分管法规监督科和纪检室，复查又由他牵头来搞，方宏达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只在超生指标审查领导小组会上听张思仁宣读了复查结论，说是吴早生女儿病残证明材料属实，二胎审批手续齐全，是合法生育。把这个结论报到市纪委，市纪委也表示认可，这事就成了定论。不想今天宁建军吃饱了撑的，又把吴早生的事掀了出来，他也不想他是谁而吴早生是谁？因此，方宏达劝宁建军说，吴早生的事早就查过了，他的二胎有合法证明材料和合法手续，你怎么扳得倒他呢？宁建军大声说，他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否则早就跟我一样双开了！

宁建军话音没落，忽然门外进来两个保安，二话不说，架着宁建军就走。宁建军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喊大叫道，方宏达你文的没理来武的，你是共产党的官还是国民党的官？方宏达我日你祖宗十八代！宁建军还没喊完，就被拖出了门。然后他的声音从楼道上渐渐小下去，办公楼里又恢复了宁静。这两个保安也不知是谁叫来的，其实方宏达还想跟宁建军多说两句，这几天他正找不到事情做，计生委已经有一阵子没人上门吵闹了。方宏达望望大开着的办公室的门，莫名地有些不快。后来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宁建军留下的那堆纸片上，随便翻了翻，一把抓到手上，出了门。宁建军老婆还呆呆地蹲在铺盖旁，方宏达就把纸片塞到她手上说，这些材料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杨青玉这个时候走了过来。杨青玉说，方主任，张主任请您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方宏达像没听清似的，没有任何表示。杨青玉又重复了一遍。方宏达这才迟疑着转过身，跟她去了张思仁办公室。过去有什么事情，都是张思仁跑来向他请示，现在刚好倒了过来，要他上张思仁办公室去了，这多少让方宏达有些难于接受。但难于接受也要接受，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谁都改变不了的。

张思仁很客气，立即站起身，亲自过来把椅子挪到了方宏达的屁股下面，这才让方宏达面子上稍稍好过了些。两人坐定后，杨青玉就自觉地走了出去，同时把门轻轻带上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气话，张思仁使用一种随意的语气说，方主任刚才被宁建军缠住了吧？方宏达说，也没什么，搞计生工作的人，这样的事经历得还少吗？张思仁说，我看我们对她不要过于迁就，以后少理睬她一些。

方宏达说，是的，这样的人你越理他他越纠缠不休。就这样将宁建军说了一阵，也不见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方宏达就试探着说，张主任没别的吩咐，那我走了。张思仁说，没事没事，是想跟老领导聊一聊。方宏达就起了身，说，什么老领导，如今你才是领导。

回到自己办公室，方宏达呆坐着，心想张思仁叫他过去，难道真如他所说，仅仅是想聊聊？似乎没有这么简单。莫非吴早生的事还有什么蹊跷，怕宁建军会闹出破绽来？可吴早生这事早已公开化了，有什么值得这么小心的呢？方宏达正疑虑间，忽然手机响了，是周时势打来的。周时势说，宏达你到帝都来一下，给你介绍个朋友。方宏达说，什么朋友？周时势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赶到帝都，原来是省人口报的丛记者来了，方宏达也是认识的。周时势说，本来我们要开餐了，丛记者说没有你方主任在场他不端杯。方宏达握住丛记者的手说，感谢丛大记者还记得我方某人。周时势说，口头感谢不行，得拿出行动来，敬丛记者三杯，今后楚南的计生工作还要靠丛记者多多鼓励。方宏达就跟丛记者喝了三杯，席上的气氛一下子浓郁起来。

因为丛记者下午还要回省里去，酒至半酣就停下了。方宏达主动到吧台签了单，顺便要了两条大中华塞进丛记者的包里。丛记者假意拦了拦，嘴上说，方主任你每次都这么客气，我又没为楚南的计生工作出个什么力气，真不好意思。方宏达说，楚南的计生工作过去您报道得多呢，今后还要继续关注哟。丛记者将包提到手上，点头说，那是那是。

送走丛记者，周时势对方宏达说，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方宏达就跟周时势回到包厢里。周时势谨慎地往身后那道已经关上的门瞟了瞟，说，那天晚上的常委会最先是按原来的方案要通过你的，不想要表决时，钟守春提出了异议，对列席常委会议的吴早生说，组织部门详细考察过没有？计生委除了方宏达还有没有更适合的人选？我正要替你说几句，不想吴早生先开口提了张思仁的名字，接着好几个常委都附和说张思仁人年轻，业务能力强，也是合适的人选，最后郭东南表态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张思仁不错，我看就张思仁吧，方宏达同志以后再考虑。就这样定了张思仁，他的材料还是过后组织部门补办的。

听着，方宏达吱声不得。郭东南、钟守春跟周时势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在楚南市干部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方宏达没想到，他竟然不知不觉夹在中间，成了牺牲品。这时周时势又说，宏达啊，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是我错误估计了形势，看来张思仁后面的工作做得很到位，事前你我一点风声也不知道。

三

这一天是一个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活动日，市卫生局组织部分医院的医生上街

为市民义诊，街边坐了一排白衣白帽的医生护士，前边拼着条桌，上面摆了医疗器械和宣传资料，不少行人都停下来，让医生听诊或拿了资料翻看。方宏达对这些街头风景没有多少兴致，并不怎么在意。却巧遇了自己单位办公室的熊主任，他刚刚在这里顺便量了一下血压。方宏达说，怎么样？还正常吗？熊主任点头说，正常正常，正常得很哩。又说，方主任你也诊一下吧？方宏达说，诊什么？没病没痛的。熊主任说，没病没痛也不妨诊一下，诊个放心嘛，这里的医生比在医院里热情得多，去享受一下在医院里享受不到的免费服务嘛，又耽误不了多少工夫。说着就将方宏达往人堆里扯。

方宏达拂不过熊主任的盛情，只好随他挤进去，站到一位医生面前。那医生亲切地说，先生有什么要咨询的？方宏达想，这里的医生果然比在医院里热情多了。只是一时又想不出要咨询什么，便看看桌上的血压表，说，就给我量量血压吧。很快将血压量完。可医生没有立即说结果，反而问方宏达近来有什么异样感觉没有。方宏达摇摇头说，没什么异样感觉呀。医生又说，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压力？方宏达笑道，有什么压力？成天喝茶看报纸，比你们当医生的轻松多了。医生不吱声了，皱皱眉。方宏达心头不觉就有些紧，小声问道，是不是高了？医生点点头说，有点偏高，120至160。你最好到医院去仔细查查，适当开点药，或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第二天方宏达到医院做了一番检查，果然是患了高血压。给方宏达看病的瞿医生建议他住院，他不肯住，开了一大包药提了回来。这个时候侯玉秀还没下班，方宏达把药往桌上一扔，坐在沙发上发了一阵呆。他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得的高血压，莫非是没当上那个狗屁计生委主任，心情不畅引起的？如果是这样，你方宏达也太没出息了，这样一个小坎你都迈不过去。

侯玉秀下班回来了，见方宏达不声不响缩在客厅里，觉得奇怪，这时见到了桌上的药包，又低头拿过药包里的病历单，翻了翻，一边说道，你是什么时候有的高血压呢？怎么从没听你说过半句？

侯玉秀是个心疼丈夫的好妻子，从此就把方宏达当做病人来服侍，天天督促他按时服药，还买了有关高血压方面的医疗书籍，吃喝拉撒严格按书上说的进行操作。就这样一个疗程下来，方宏达再去医院复查，血压得到控制，稍稍有些下降。他很高兴，晚上躺到床上，想起两个多月来，只顾治高血压去了，同时也担心身体吃不消，夫妻两也没好好亲热一下了，就搂过侯玉秀，想有所作为。谁知到了关键时刻，方宏达就变得不中用了，尝试了好几回都不得要领。最后方宏达泄气了，只觉悲从中来。自己年纪并不大，怎么竟变成这样了呢？侯玉秀安慰他说，你的病还没好，身体受到影响，过一段就会好起来的。

其实侯玉秀嘴上安慰方宏达，心里却比他还急，四处打听治男人这病的良方

妙药，还准备托人去买正宗的伟哥。最后她找到给方宏达看过病的瞿医生，把丈夫的情况说了说，瞿医生笑道，这是吃降压药造成的，以后停了药，或药量减少了，自然就会恢复的。侯玉秀才放了心，回家跟方宏达一说，方宏达那压抑的心情才稍稍缓解了些。但方宏达并不糊涂，他慢慢便意识到，高血压也好，那不好说出口的病也好，除了身体不如从前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方宏达患高血压的事很快在委里传开了，大家一见到他就问长问短的，以示宽慰，纷纷提供良药和偏方，告诉他饮食起居该注意的事项。或者提醒他，工作上的事不要太在乎，工作是国家的，身体是自己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开始方宏达也没有往别处想，但这些话听得多了，他慢慢从中觉出了一份别样的意味，心里不免有些窝火。

后来连张思仁也对他关心起来，进了他的办公室。张思仁开始转弯抹角问了些工作上的事情，还就办公楼基建的事征求方宏达的意见。方宏达说，基建上的事过去一直是张主任你在具体抓，我对情况也不太了解，你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吧，我不会有什麼意见。张思仁一副感激的样子说，难得方主任这么理解，基建向来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这两三年我被这个基建拖得喘不过气来，也想早点有个了结，一是让大家尽快乔迁，二是卸下担子，全心投入业务工作。方宏达点头道，张主任为基建的事呕心沥血，现已大功告成，大家跟我一样，心里是有数的。张思仁说，能有方主任这句话，我张思仁足矣。

聊了一阵，张思仁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亲切地望着方宏达，说，听说方主任近来身体有些欠佳？我也是只顾忙工作，没顾得上过问方主任，多有得罪。方宏达轻描淡写地说，也没什么，就是血压有些偏高，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饮食注意点，吃几片降压药，血压就会下去的。后面的话题，张思仁便左右不离开方宏达的身体了，最后张思仁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同时关切地说，方主任你这毛病虽然不算什么，但还是要多加保重，好自为之，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反正工作是干不完的。方宏达也站了起来，说，张主任放心，还没那么严重呢。张思仁说，那就好，不过工作上你也不要太辛苦，你管的那块需要其他班子成员分担点什么，提出来我们会认真考虑的，或者让科室多操些心，你呢还是对自己的身体多注意点。方宏达说，感谢张主任的关怀，工作本来就不重，还对付得了。张思仁说，这我心里就踏实了。

张思仁走后，方宏达在椅子上闷坐着，感到很不是滋味，怪只怪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偏偏这个时候出了问题。方宏达不免要迁怒于熊主任，肯定是他把那天在街上量血压的事传了出去，才给了张思仁他们同情关心自己的借口。

翌日，方宏达在街上买了两条烟，夹在衣服里面，去了医院。他找到那位瞿医生，趁一旁没人，把烟塞进瞿医生的抽屉。方宏达想请他写张自己血压已经正

常了的诊断书。瞿医生说，你的高血压才搞了一个疗程，明明还没降下去，我怎么好开已经正常的诊断书呢？方宏达只好说，单位里的人一听我得了高血压，问长问短的太多，我懒得搭腔，你给一纸诊断书，说明我的血压已经正常，好给我省去许多麻烦。瞿医生疑惑地说，有这个必要吗？方宏达说，有这个必要。瞿医生没法，只好看在那两条烟的分上，给方宏达写了一纸假诊断书。

这天方宏达批阅完文件后，把那纸诊断书放到了文件夹里。下午机要员来取走了文件夹。第二天他把诊断书送了回来，说，方主任这不是你的诊断书吗？可能是你批过文件后不小心夹进了文件里。方宏达拿过诊断书瞧瞧，装糊涂道，真有事？怪不得上午还见过这张纸的，下午却不知哪去了。机要员说，我看医生在诊断书上说得明白，你的血压已趋正常，这可是大好事啊。方宏达把诊断书随意往桌边的报纸堆上一搁，用不经意的口吻说，有病没病都凭医生的一句话，别信那么多。机要员说，有病没病不听医生的还听谁的？这就好比结了婚可不可以生孩子，给不给准生证，全凭我们计生委说了算一样。方宏达说，这可是两码事哟。

没两天，全委的人就都知道方宏达的高血压降了下来，已经趋于正常。大家便也不再就他的高血压问题问长问短了。

四

这段时间张思仁在计生委呆得时间很少，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审计局。不久计生委办公大楼主体工程的审计结论就下来了。办公大楼就建在计生委院子内，地皮是不要出钱的，造价应该不会太高，不想一千二百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竟然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元。这在楚南市这么个穷地方已算是天价了，全委上下一片哗然。要知道，办公楼始建之初，由于资金缺口大，除了向银行贷款外，还动员委里职工每人集资两万元，并说好三年后还本付息，现在期限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可基建已将计生委的老底子完全掏空，银行的债务也像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哪里还有可能偿还职工的集资款？于是大家忧心忡忡，说的话自然特别难听。各种说法都有，矛头基本上都指向张思仁，有的说，不建这个办公大楼，张思仁哪里当得到这个主任，这一回常委领导可被张思仁喂饱了。还有的说，张思仁拿着基建款搞了什么名堂我们不管，但他如果老拖着我们的集资款不还，我们叫他这个主任做不安宁。

议论终归是议论，没有谁拿得出证据，也就不可能将张思仁怎么样。有人就跑到方宏达这里来，怂恿他出面管一管。方宏达心里清楚得很，如今搞基建的人一个个都是人精，工程还没开始，发包方和承建方就打了联手，最后连审计那里

也会串通好，是不会轻易留下什么把柄的，说不定还会买通大权在握的领导，这就更是水泼不进。方宏达不傻，他才不会管这样的闲事引火烧身。方宏达推托说，基建工程是前任主任在计生委时拍板搞起来的，党组开会定了张思仁具体负责，三年多来我从没插过手，现在你叫我怎么去管？

后来连离退休老干部也找到方宏达这里来了。牵头的是多年前退休的龚老主任。方宏达在龚老主任面前也不好说张思仁的什么。龚老主任感到很失望，发火道，好吧，方主任你不管，我们找市委领导去。方宏达忙摇手道，龚老主任你们千万不要惊动上面，这样对计生委影响就不好了。龚老主任说，他张思仁胡来影响就好？说着挥挥手，带着同来的老同志出了门。

这伙人刚走，办公室熊主任来通知方宏达参加委务会。张思仁和其他委领导以及相关科室的负责人都已到场，见方宏达进了会议室，张思仁就宣布开会。张思仁先说了几句办公大楼的事，表示群众对基建造价有意见，他可以理解，大家可以去查基建档案，资料都非常详细，如果他张思仁有经济问题甘受查处。说到这里，张思仁停顿一下，望望与会人员，继续道，普通群众和离退休老同志猜疑起哄，那是正常现象，但在坐的委领导和中层干部最好先搞清了情况再说话，不要人云亦云，跟着掺和。

一旁的方宏达听得出张思仁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这几天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找得最多的就是他。但方宏达不想交锋，免得有人误以为他当不上主任故意和张思仁抬杠。张思仁发过一通议论后，见没有谁吱声，便转入会议正题。今天会议主要是根据前一阶段在下面检查考核的情况，给上年县乡计生工作排排队，先由计划统计科长杨青玉给大家汇报了有关情况和几组数据，以及他们科里关于给县乡排队的初步方案。给乡镇排队容易，全市一百多个乡镇，排几十个红旗单位和先进单位，余下的虽然还有二十多个，却并不显眼，大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很快就通过了。

感到头疼的是十三个县市区的取舍。前三名为红旗单位，这有硬指标摆在那里，好掌握。中间是先进单位，模棱两可，也好敷衍。难的是让哪三个县区出局。按计划统计科的初步意见，河口、东江、大坳三个县排在最后，可杨青玉刚说出这三个县的名字，考察东江的一位副主任便站出来陈述了一大堆理由，说是不让东江县拿先进实在不合理。张思仁心里知道东江县的人肯定给这位副主任下足了料，便要否定他的意见。不想张思仁才说了两句，那位副主任就起了高腔。杨青玉见势不妙，不想把事情搞僵，就劝张思仁，将东江放进先进行列算了。张思仁没法，只得默许了。

接下来方宏达发言说，东江、大坳我不清楚，但河口是我下去考察的，他们的计划生育工作确有不足之处，但那是一个山区县，天高皇帝远，居住很分散，

县里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能做到目前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前年他们的工作远没达到去年的水平，我们还把他们列入了先进，去年有了非常可贵的起色，却让他们出了局，这就会挫伤人家积极性。方宏达管了好一段计划统计工作，掌握全面情况，而且他刚刚交出主持人的交椅，张思仁不给他这个面子说不过去，只能表态说，方主任说的也不无道理，把河口列入先进吧。

大坳是张思仁自己考察的，他知道如果他考察的几个县区没下去一个，别的是下去不了的，本来有意让大坳出局，现在河口、东江都成了先进，光委屈大坳一个也多有不妥，于是大坳也进了先进。这样一来，召开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时，十三个县区便不分好歹都做了红旗和先进单位，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不想有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有了意见。那两个县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突出，原是有希望进入红旗单位的，结果却被刷了下来，心里本来就气，现在见河口几个计划生育工作一塌糊涂的县区跟自己一样也是先进，心里就更不平衡了，于是把刚从台上领下来的奖状和奖金退给了颁奖人市委书记郭东南和市长何向前。这事一下子传开了，没有意见或有意见已忍下了的县区也纷纷跑到郭东南和何向前那里去发牢骚。郭东南后来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就气不打一处出，找来张思仁和杨青玉，一顿臭骂。张思仁不敢吭声，杨青玉当时就委屈得流下了眼泪。

会后，张思仁带着杨青玉去找郭东南做检讨。郭东南不理睬他俩，很不耐烦地说道，你们不要找我了，我这么忙，哪有时间跟你们啰嗦！张思仁和杨青玉就垂头丧气，像刚死了娘一样。

事后郭东南给张思仁打电话说，下次你要检讨就你自己来，不要带着杨青玉。张思仁知道郭东南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当天下午就一个人跑到了郭东南那里。此时郭东南正兴致勃勃地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张思仁进门后，他连头也没抬，继续全神贯注于笔端。为不影响领导雅兴，张思仁站在门口不动了。直到郭东南书成，对着宣纸凝神自赏时，张思仁这才走过去，一边鼓掌，一边瞄着纸上“阳光娱乐城”几个字，惊喜道，郭书记的墨宝太传神了，今天算我运气不错，得以先睹为快。郭东南放下手中狼毫，目光却依然不肯挪离宣纸，自谦道，一个私人业主建了一座娱乐城，多次托人找我给题个字，我哪有工夫弄这玩意儿？但现在不是提倡发展私营经济吗？我们市委也该有点姿态，再忙也不好拂了人家的意，所以抹了几笔，不过涂鸦而已，有辱斯文啊。张思仁说，郭书记这等上品，还说是涂鸦，那我们这些人哪个还敢提笔写字？

闲聊了一会，郭东南随嘴问道，思仁啊，前次给各县乡排队是谁出的主意？张思仁说，是委务会上集体定的。郭东南又问是谁做的初步方案。张思仁不知郭东南问这话的用意何在，如实说是杨青玉。郭东南点点头说，我猜也是她做的方